

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辑

中国档案学会 编

档案出版社



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辑

中国档案学会编

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封面设计 吴丽珠
责任编辑 时元第
特约责任编辑 靳云峰 高银山

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辑
中国档案学会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曙光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 字数450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统一书号: 7283·034 定价: 4.30元

《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编委会

总 编	吴 宝 康			
副总编	丁 永 奎	王 景 高		
编 委	丁 永 奎	王 传 宇	王 景 高	
	朱 金 甫	李 鸿 健	邹 步 英	
	陈 兆 祺	吴 宝 康	郝 存 厚	
	和 宝 荣	荷 文	高 银 山	
	靳 云 峰			

(按姓氏笔划为序)

编辑说明

中国档案学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这是研究档案学及其分支学科重要课题的综合性学术讨论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最近几年我国档案事业开创新局面的某些问题进行理论上概括，对实现我国档案工作管理现代化的道路和前景进行了探讨，对当前档案工作改革的任务和办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档案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阐述。论文的内容，涉及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档案事业管理，档案馆和档案室工作，档案史料编纂和专题档案史料评述，中国档案史、档案专业教育、特别是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科技档案工作、企业档案工作和专门档案的管理，档案保护技术，电子计算机检索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档案工作标准化的实施，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社会信息化和档案工作的对策，……等等，都以比较新颖的观点、翔实的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总结、论证和预测。许多论文作者，运用新兴学科知识和档案学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所以这批论文，是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它对发展我国档案事业，提高档案学水平，培养档案专业干部，都是非常有益的。

这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和业务调查报告一百四十二篇，经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评选，推荐十三篇在大会上发言，一部分论文作者分别在各专题学术讨论小组会上宣讲了自己的观点。全部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散发交流。为了扩大交流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使广大会员和档案工作者了解这次学术讨论情况，我们从这批论文中选一些各学科、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共四十三篇，汇编成《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另有二十七篇文章，推荐给《档案学通讯》、《档案工作》和其他一些档案刊物上发表。我们希望这批论文的发表，有助于我国档案学术研究更深入的开展。

这次档案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评选和本书的编辑工作，除本书的编委之外，还邀请曹润芳、韩玉梅、丁文进、姚锋、来长治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特此致谢。

目 录

档案学基础理论

浅议档案学基础理论·····	冯惠玲 (1)
略论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关系·····	郭树银 (8)
档案目录学原理初探·····	孙 钢 (12)
档案的知识属性及其价值·····	丁永奎 (17)
论档案的利用价值及其规律·····	董 非 (23)
文书运动系统及其实践效率探讨·····	高银山 (33)
档案转化图书资料规律初探·····	刘文房 (40)

档案事业管理与改革

关于建立新中国档案法制的我见·····	郝存厚 (47)
档案工作标准化浅议·····	邹步英 (51)
关于档案工作改革的初步探讨·····	毛云卿 (59)
试谈档案事业及体制改革的问题·····	王树启 (65)

社会信息化与档案工作现代化

社会信息化与档案工作的对策·····	李晨生 (74)
开发档案信息,服务四化建设·····	娄德生 (84)
从信息看档案和档案工作·····	常本清 (90)
我国档案工作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丁文进 (94)
试论档案工作现代化·····	邓绍兴 (101)
档案馆现代化管理刍议·····	秦国经 (111)
我们对建立档案自动检索系统的初步认识·····	邱晓威 (117)
档案标引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戴 璞 (126)

档案馆与档案室工作

关于县档案馆接收、征集档案资料问题的探讨·····	郝纪文 张广智 (137)
对我军档案馆业务建设几个问题的探讨·····	徐定权 (142)
关于档案编目工作的若干问题·····	赵铭忠 (149)
论历史档案编纂工作中的选材问题·····	朱金甫 (157)
浅谈编制文件卡片的几个问题·····	宋世诚 (165)
关于立卷方法的探讨·····	刘仕民 (169)

科技档案与专门档案

论科技档案与经济效益·····	张中和 王恩汉 (174)
试论技术管理文件材料的归属问题·····	马祝维 (178)
提高档案工作经济效益的一条途径——试谈档案资料的利用预测·····	娄锦洪 (183)
广开利用途径,充分发挥工程设计档案的经济效益·····	王厚垓 (188)
企业档案工作的几个新问题·····	黄勋拔 (196)
统计档案管理初探·····	汪荣芬 (205)

档案专业教育

关于档案专业教育的若干问题·····	郑 鸽 程和平 赵国俊 (209)
地方性大学开办档案专业的必要性及其办学方向·····	陈作明 (213)
浅议多层次、多形式地搞好档案教育·····	刘传林 (224)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创建和发展·····	王君彩 (229)

档案保护技术

谈谈档案的“寿命”·····	冯乐耘 (236)
谈档案库房通风的几个问题·····	占仲元 (247)
$^{60}\text{Co}\gamma$ —射线应用于档案、图书辐照杀虫的研究·····	冯惠芬 李景仁 葛兆华 虞玉娥 (255)
再论档案馆建筑·····	奇达尔图 (261)

中国档案史、档案史料研究

论文书和档案的起源·····	刘文杰 雷荣广 (270)
试论文书签发制度的源与流·····	王 铭 (279)
先秦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之探讨·····	曹喜琛 (285)
孔府档案在研究族权问题上的价值·····	骆承烈 (290)

浅议档案学基础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冯惠玲

近年来,关于档案学体系结构的问题在档案学界引起了新的重视,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有一个观点已趋向一致,这就是要把档案学基础理论作为整个档案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此,笔者亦深以为然,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想法。草就本文,以期就教于档案界的同志们。

一、建设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必要性

提起档案学基础理论(或称理论档案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它有无存在之必要,对此,人们并未取得一致的见解。有人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所需要的只是应用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而无需什么基础理论。特别是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加强对现代化存贮、检索、通讯技术以及科学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一些同志以为这些问题都是纯粹的应用理论和技术,并因此忽视以至否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够全面的。诚然,档案应用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某些课题确已亟待解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应用理论和技术手段本身所能解决的,它要求基础理论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对发展过程中战略性决策的提出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的依据。

目前,一个国家、一个档案馆的档案工作就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下一步的问题则是应该讨论如何建立起档案系统工程,用有效的方法管理、控制这一系统,从而实现档案工作的科学管

理。钱学森同志认为:“今天加速发展系统工程的条件是基本具备了,但也有不具备的地方……主要是由于作为该系统工程基础的研究该事物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学问还不够完善或甚至还未建立起来,加速发展这门系统工程就有困难。”^①这就是说,建立一个系统工程的前提是要把该事物本身的规律搞清楚,每个系统工程都要有自己的基础理论。档案系统工程也概莫能外。

基础理论对于档案学研究之必要,还在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和档案工作都是多因素构成的复杂事物。从内部来说,它们是多样的规定性的统一,从外部来说,它们又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许多问题并非是非某一应用科目所能解决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当影响某一事物发展的因素很少时,往往无须依靠基础理论,只要通过实验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但是,当对一事物发生影响的因素很多时,就需要借助于基础理论来揭示该事物的本质因素,才能正确认识之。这一道理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适用的,任何理论科学都是对复杂事物进行抽象的结果,就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而言,为达此目的所需要建立的档案馆网络,科学管理程序等都不是简单因素的任意排列,而是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只有在搞清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这些内在的本质的规律认识越深刻,整个档案系统工程的设计才能越合理,越富于成效。

科学的发展除社会条件等因素之外,还有它本身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呈现出一种梯状结构,社会实践是基础,经验科学是第

一个台阶,是对实践的初步总结,其上是理论科学,是对经验科学再次提炼,也是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无限发展的;不是单向性的,而是每一级都可能对前一级产生反馈影响。档案学的发展也是循着这一规律的。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对档案管理方法的总结,在大量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各门应用理论,基础理论则是对应用理论的再次抽象和升华。两方面研究的并举,体现了仅从工作角度研究档案学到从科学意义上研究档案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不是纯粹人为造成的,而是科学发展规律使其然也。

档案学要有自己的基础理论,无论它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即便是应用科学的研究,也并非从方法到方法,从技术到技术,它也要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对事物的研究就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该学科也难以自立于学术之林。同样,档案学如果没有基础理论,对具体管理方法的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依据。欧美档案学虽然偏重于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但实质上他们也无一不是从一定的理论和原则出发的。他们的一些档案学家对某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是颇有深度的。

目前,我国的档案学已拥有许多分支学科,各学科也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平,但许多分支学科存在着要求对档案学基本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对本科目专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这些学科便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研究基础,一面研究专业。这种方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本理论和专业实际的结合,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其一,有些基本理论在各科目间重复论证,大同小异;其二,各科目对这些基本理论的研究都受到本学科视野的限制,停留在一般化的水平上,难以深入,甚至以偏

概全,以特殊代替一般;其三,使本学科内容庞杂,不成其为一门严密而精确的科学,造成基础理论不深,应用理论不专的现象;其四,一些事关全局,带有宏观性的问题成为无人问津的空白,如档案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由哪一门应用学科来研究都不适合。权衡利弊,还是把基础理论研究相对独立出来更有利于档案学的发展。

苏联情报学家A·N·米海洛夫在分析苏联情报学发展方向时指出:“不应该用科学情报活动的工艺来取代相应的科学学科——情报学。科学情报的结构和属性及科学交流的一般规律是现代情报学的核心。决定情报学未来的不是应用研究,而是理论研究。”^②这一观点值得引起档案学界的关注与深思。在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发展应用研究,同时也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它绝非档案学的装璜与点缀,而是其不可缺少的根基。

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

所谓理论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一般说来,基础理论的任务在于认识和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英国学者V·姆什维尼尔拉兹认为,“科学研究愈来愈以反省和自我意识为其特征,旨在理解自身。”^③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任务正是在于提高理解自身的能力,从而认识档案、档案事业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课题是十分广泛的,在此,笔者只能择其要而略加陈述。

(一)研究档案的本质属性

档案之对于档案学研究犹如商品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一样,是最基本的概念。档案是构成档案工作的细胞,它自身包含了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的性质、作用、特征也决定着档案工作的内容与方式。因此可以说,深刻地认识档案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必要前提。档案是档案学基础理论所要研

究的首要课题。对于档案的研究,史学家和档案学家有着不同的角度。史学家研究的是其中记载的史实,即档案内容;而档案学家则应侧重于档案的本质、种类、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及其作用等。

档案的科学定义,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档案工作者曾不厌其烦地多次讨论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对定义的探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完备的定义不是作为某一学科的先导,而是伴随着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而确立的。因此,档案定义也将与档案学的逐步成熟相关联,经历一个逐步准确、完备起来的过程。下定义的过程就是对该事物进行科学抽象的过程,列宁认为“科学的抽象应该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④因此,对于档案定义的研究,不仅要求懂得下定义的逻辑方法,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对档案本质认识的深化。

与档案定义研究相辅相成的是档案种类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在研究档案定义时采用分析的方法,即把档案所具有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征抽象出来,做出逻辑的规定。然而,要得知具有这些特征的档案是什么,寻找那些抽象规定的具体承担者,就需要采用综合的方法研究档案的种类问题。由于档案载体的多样化和档案形成领域的扩大化造成了档案种类问题的复杂化,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此问题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目前,人们普遍地感到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两分天下”的局面已与现实产生了矛盾,但对如何划分才更为合理却莫衷一是。这样一来,认识档案种类就成为档案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同时也与国家档案馆网的建设、基层档案管理方法的选择等实践问题具有直接的关系。

为了搞清档案的实质,还需要研究档案与图书、文献、情报、资料、文物等事物之间的关系。这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由于

尚存歧义,所以仍需探讨。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而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还发生相互转化。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时既要注意划清界限,又要注意不能简单地作出非你即我的结论。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这些概念间的关系,便可看出它们之间有的有相容关系,有的无相容关系;进而考察又会发现在相容关系中有的是从属关系,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再进而考察,又会发现相对于从属关系,又有相容的并列关系和不相容的并列关系之别。总之,它们之间的关系形形色色,复杂多样,不加以认真研究是很难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

档案的作用问题是研究档案问题的重点之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学者曾对此发表过许多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种争论,一种是单方面强调行政作用或历史作用的争论,另一种是关于档案的价值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争论。这些争论表明,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档案的作用。针对这种现象,历史地、全面地阐述档案作用的范围及其原因,对于有效地开发档案资源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做到这一点也仅仅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研究档案作用的发挥对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诸如科技档案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档案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等等。

如果要把档案潜在的作用变为现实的作用,就不仅需要知道档案的作用有什么,还必须搞清档案发挥作用的规律是什么。每一件档案从其前身——文书到归档保存转化为档案以至保存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所发生的作用会有哪些变化?不同种类的档案对于不同需求者发挥作用的角度和程度有何不同?档案原件和经过加工的档案目录、索引等二次档案文献以及全宗介绍、专题介绍、档案史料评介等三次档案文献发挥作用各有何特点?档案的不同整理方式对其作用的发挥有何影

响?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对档案发挥作用的规律性认识。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是有助于充分发挥档案作用,并且还将有助于认识不同档案的不同价值,以确定合理的鉴定标准和正确的整理原则。

以上列举的问题,既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尽管它们从不同角度出發,却都是以把握档案的本质为“目的”的。有关这方面的课题还有许多,诸如档案的形成规律、价值构成、可靠程度等,都有待我们去研究。

(二)研究档案工作的一般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档案工作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经过它的运动才能够使沉睡的档案进入人类生活之中,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在从静态上认识档案本质的同时,也要从动态上探讨档案工作的规律,即从档案工作纷纭变幻的现象中找出其稳定不变的东西。

如同部门经济学研究人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的方法和规律,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经济规律等主要的经济活动规律一样,应用档案学所研究的是具体的档案工作规律,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任务是从总的方面阐明档案工作的主要规律以指导应用理论的研究。探讨档案工作的一般规律应将包括其系统目标在内的档案工作全过程加以分析、抽象,从而揭示档案工作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当中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践和具体的工作规律,以纯粹学究式推演的方式来研究,因为脱离了现象无所谓规律,不把档案工作中纷繁复杂的现象加以归纳、整理,是不可能得出符合事物本身的总的全局性规律的;二是不能把基本规律作为现象罗列和具体规律的综合。这是因为现象比规律更丰富,“规律把握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⑥任何一条一般规律都不能囊括档案工作的全部现象,对许多现象还需要做具体分析。

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环境之中,它必须与外部环境产生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交换,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个道理说明,我们只有认识档案工作系统的开放性,把它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才能使其获得生存、发展的活力。这样,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便成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课题之一。所谓档案工作的地位,具体来说,主要是指应该如何认识其工作性质,如何看待它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与其它工作部门的关系和在全国范围内与其它各项事业的关系等等。所谓档案工作的作用,即指认识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及其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等。档案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是不相同的,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档案工作者正确地认识这一工作的意义,并有理有据地向社会加以宣传,同时对于把握档案工作方向,挖掘档案工作潜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也是十分有益的。

当今时代,人们普遍把物质、能源、信息视为人类生活的三大支柱,许多学者还把信息部门看作是与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生产以及服务业相并列的第四产业。用这一观点来探讨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许会使我们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英国学者已经创造出了“知识生产总值”的概念,他们认为:“为了提高知识生产总值,人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过去是现在更是取决于社会条件的。”这里所指的社会条件当然应该包括开发档案资源的档案工作在内。

(三)研究档案学理论体系

要开展对档案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档案工作人才的培养,而且对档案学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要确定档案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它

在科学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宏观上分析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揭示它的特殊运动形式,或曰特殊矛盾性质,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确定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有助于把握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了解档案学在科学总联系中的位置,则有助于预见科学的分化与综合将对档案学产生什么影响,得知与档案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同类学科有哪些,以便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取得借鉴,从研究成果上受到启示,促进档案学的发展。

其次,要从整体上研究档案学体系的基本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犹如建筑物之框架,有了它才能轮廓分明。过去,我们偏重于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新的课程,而对档案学体系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近年来,这一问题被提上研究日程,引起了重视并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这一讨论把人们对档案学的认识由两个层次引伸到三个层次,并由此导致了对档案学分支学科设置及研究方向的重新思考。人们感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新的重视:一是要避免分支科目之间的交叉与重复,使每个科目具有自己的特色;二是要跟上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立和发展与档案现代化管理相关的学科,把着眼点由普及转向提高。对现有分支科目的调整与充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档案理论工作者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拿出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来。

(四)研究档案事业发展史和档案法规

档案学基础理论还包括对中外档案事业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把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对档案学有关规律研究的必要前提。研究档案史需要丰富的材料,不可为无米之炊。对于国内的材料,当然要靠我们发掘,外国的材料则需要通过广开渠道,增加往来来获得。研究档案史不仅仅为了“知往”,

更重要的是为了“察来”。因此,对已有的材料还要下功夫整理、归纳,才能得出真知灼见。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认为,“属于档案学的还有档案史。档案史对我们绝不是古董的嗜好,因为档案事业和档案理论历史的作用一直发挥到目前的时代之内,没有这种历史知识,我们就不能在内部组织上理解档案。”他还指出,档案史“不只是单纯的本源学和作为内容描写的历史,它应该作为形式来研究,即内容在什么样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内容和形式、内核与外皮是统一一致的。”^⑥布伦内克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档案史的研究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档案事业是以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为宗旨的事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使这一事业得以健康发展并实现上述宗旨,其必要的条件之一是加强法规建设。广义地说,国家档案局颁布的各种档案工作条例、通则以及正在制定之中的档案法都属于档案法规的范畴。特别是档案法将成为全国人民在档案事务方面的最高行为规则。制定档案法规,一方面要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有关精神相吻合,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档案工作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兼有政策性和理论性两方面的要求。此外,为保证档案法规的贯彻实施,还需要对其立法的依据加以论证,对法规条款的内容加以解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以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为对象的应用研究并不相同,它具有基础理论的特征,因此也应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之一。

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

档案学研究近年来进展较大,主要表现为已经注意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从单纯定性分析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就事论事到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等等。但就目前状况说来,档案学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水平也是比较低的。要想改善这

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将有赖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我们一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档案学研究,是因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也和其它事物一样,充满了互相联系、互相对立的因素;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辩证法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联系类型。系统方法在定性方面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目的性,在定量方面则要求注意数量的精确性。这些特点使之在对于复杂事物的研究中更显示其优越性。用系统方法研究档案学,能够实现档案管理系统最佳运行,建立档案学体系最佳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数学方法是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方法。按照控制论原理,系统最优性能的表达,必须是用数字描述的表达式。实现对某一系统的最优控制要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使用数学程序和解释数学成果。^①然而,目前这三个步骤在对档案管理系统的研究中却很难实现。这是因为目前的档案学研究多数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对系统的各种性能尚未建立起量的概念,拿不出主要的性能参数,因而无法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过去,有的同志把数学方法仅仅理解为档案统计的方法,以致在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中往往忽视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造成了对许多问题仅仅停留在模棱两可的模糊认识水平上。须知,数学是使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精确化、逻辑化、深刻化的一种方法。当代有些学者把数学称为“亚哲学”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把数学方法真正应用于档案学研究之中时,档案学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系统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从研究一个学科、一个部门的系统问题进而研究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问题。这一现象是与科学知识的日益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紧密相关的。上述特点和趋势从两方面给档案学研究以新的启示,一是要开阔档案理论工作者的视野,扩充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不能划地为

牢,作茧自缚;二是要移植和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而不能闭门求生。当前之所以在知识领域继续细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综合化的趋势,也是由客观对象的本质决定的。以档案学而言,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了它独有的研究对象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方式,从而摆脱了历史辅助科目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人们在认识了档案与图书、情报的差别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它们之间也颇具共性,三者的生存都是以满足人类对社会信息的需求为前提,三者对管理方式、提供利用等方面也都有许多近似的要求。因而,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探寻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途径。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并不是意在抹杀三者各自的特点;而是在对三者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把各方面的本质特征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在事物的统一性中把握其多样性。这种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是十分有益的。当前,综合的方法已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档案学也不例外。档案理论工作者应注意从更大的总系统——社会信息管理系统来认识和研究档案学的问题,而不要游离于其外。

在档案学研究中也可以采用比较方法。比较方法的优越性在于,一方面可以在不同事物的同与异中认识、把握各自的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可以从对方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来丰富和完善自身。档案学比较研究,可从不同角度设立参照物。从纵向来说,可以把现状与历史相比较;从横向来说,可以把档案学与邻近学科相比较、把中国档案学与外国档案学相比较,等等。在比较研究中应注意,第一要以占有丰富的实在的材料为基础,不可捕风捉影,主观臆造;第二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认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管理体制国家的档案工作进行比较时,更要注意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不要简单地断言某一

方是模式，而另一方是畸型。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比较中探索我国档案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档案学研究上，器者，方法也。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方能提高档案学研究水平。

深入开展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一方面，要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有计划地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从事应用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也可进行一些课题研究，这样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但是应当指出，基础研究在整个档案学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不能过大，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是应该

投放在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上。可以相信，随着档案工作水平的提高，档案教育的普及、档案工作人员素质的优化，档案学理论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
- ①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204页。
 - ②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4, 3.
 - ③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4, 2.
 - ④ 《列宁全集》三十八卷181页。
 - ⑤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59页。
 - ⑥ 布伦内克《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理论与历史》1页、3页。
 - ⑦ 〔英〕J·Monk等编《控制工程基础》187页、213页。

略论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关系

郭 树 银

笔者曾经在拙稿《试论档案馆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①中就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关系及区别作了概括的论述,认为(1)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同;(2)档案学是关于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是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总称,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档案馆学是关于档案馆工作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抽象,它不必也不可能包罗万象;(4)档案馆工作虽然已成为档案事业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馆学与档案学之间可以划等号,恰恰说明档案馆学在档案学中的重要地位;(5)档案馆学关于档案的分类与档案学关于档案的分类有区别;(6)档案的历史与档案馆的历史有区别。所以,档案学包括档案馆学,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在,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的认识,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兹将拙见陈述于后,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九六六年北京版,第283—284页)我们认识事物,就是通过事物矛盾运动的各种表现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认识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的区别。确定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看其是否具有与别一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任何

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否则,这门学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

档案馆学与档案学,从研究对象上说,二者是不同的。档案馆学是研究档案馆工作发展规律的,是关于档案馆的产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发展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档案馆工作;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档案馆的性质、特点、地位和社会功能;研究档案馆的发展历史;研究档案馆工作的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发挥馆藏档案的作用,取得最佳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档案馆学与档案学及其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档案馆学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总之,研究档案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档案馆这一特殊的事物,为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寻找理论依据,从而更好地指导档案馆工作,充分发挥档案馆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整个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档案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档案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档案和整个档案工作的性质、特点、地位和社会功能;研究档案和整个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研究档案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档案学,就是为档案的科学管理、档案事业的科学管理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更好地指导整个档案工作,充分发挥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承认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有某些相同、重合的一面,但我们区别了二者的主要差异,从而确认档案馆学、

档案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档案馆学与档案学之所以有区别,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档案馆学与档案学都是从不同研究对象这一客观事物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还知道,“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九六六年北京版,第283页)档案馆学与档案学都要研究档案这一物质的运动形式,但是,档案这一物质的运动形式在整个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我们研究档案工作,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档案的运动形式,总结出它的运动规律。而研究档案馆工作,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档案的运动形式,总结出它的运动规律。

档案在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它又以不同的运动形式出现,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档案的发展途径与归宿也不同。比如,人们在公务活动与个人活动中产生了各种档案,其中,部分作为日后查考利用的档案,通过收集、整理、鉴定,按其使用查考价值,分别不同保管期限,予以留存。有些档案由于其使用价值的逐渐消失,将不复存在。只有具有长期或永久使用价值的档案才进档案馆。档案馆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研究档案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特殊的运动形式,揭示这一运动形式的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就二者研究的对象来说,档案馆学研究的是档案工作的特殊矛盾,而档案学研究的则是档

案工作的普遍矛盾;档案馆学研究的是档案工作之中有关档案馆工作部分,而档案学研究的则是整个档案工作;档案馆学要解决的是事物的个性问题,而档案学要解决的则是事物的共性问题。总之,二者的关系是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总体与部分的关系。“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九六六年北京版,第279页)。

二、档案学是关于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档案馆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我们可以自然得出它是关于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既然档案学要研究涉及到档案的所有方面,那末,档案学就理所当然地应包括档案学史、中外档案史、档案管理学、档案馆学、档案事业管理学、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专业档案管理学、档案史料编纂学、档案目录学、档案史科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效益学、档案鉴别学等各分支学科。档案馆学只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正如图书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一样。按照图书界的一般看法,图书学是一门研究图书的学科,图书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图书发展的历史,图书的编纂方法,图书版刻的鉴别,图书流传的过程,图书的管理,图书的利用以及图书的校勘、考订等等。图书学几乎囊括了图书的产生、出版、发行、保存、利用、知识传递、知识普及的各个方面,所以是一系列图书分支学科的总称。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图书馆工作,它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图书的采购、收藏、整理、编目、出借等一系列环节,总结图书在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的流通规律,通过馆藏图书来为读者服务,从而为社会服务。所以,图书馆学是图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可以类比的话,我们认为,档案学与档案馆的关系,正如图书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认为档案学类同于图书馆学是有理由的。

由此想到,严格说来,档案系应该是档案学系,正如政治经济学系、语言文学系、哲学系、化学系、数学系一样。循名责实,档案学系可以概括出这门学科的全貌和特点,除此之外,其它任何一个分支学科也不能将它代替。

三、档案学是关于档案馆工作的 科学概括和理论抽象

档案学是关于档案馆理论的知识体系。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根据我们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可以概括出档案学的理论要点是:

(一)能够阐明档案馆的性质、特点、地位及其影响。档案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发展档案馆事业,是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之一;档案馆事业的高度发展,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能够阐明档案馆发展的规律。档案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档案馆发展的规律是遵循档案形成的特点,在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对档案的需求,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为社会各方面更好地服务。

(三)能够阐明档案馆管理的理论、原则、制度和特点。档案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档案馆的布局、规模、体制以及档案馆各项具体工作的科学化,说明档案馆与利用者的流通规律。

(四)能够阐明档案馆合理的人才与知识结构。档案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档案馆必须具备的各种人才以及他们所需的知识结构,说明如何培养、使用这些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这些人才的积极性,更好地发展档案馆事业。

(五)能够阐明档案馆网的建设和发展。档案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建设和发展档案馆网的必要性,说明建设和发展档案馆网的途径,说明档案馆网的发展远景。

我们所说的档案学理论,就是上述问题综合而成的档案馆工作的知识体系,它是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不必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当然,在档案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要研究档案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但这同档案学本身的涵义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四、档案学是档案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主张档案事业的主体是档案馆事业,但并不意味着档案学与档案学之间可以划等号,恰恰说明档案学在档案学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版,第142页)实践的需要是任何理论产生的必然的客观依据。同样道理,任何一项重要的实际工作,其概括此项工作经验的科学理论之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档案馆事业是档案事业的主体,那末,不但要有概括档案馆工作经验的科学理论——档案学,而且要把档案学作为档案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档案馆工作者中,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到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档案馆事业,普遍感到缺乏系统的档案馆工作理论